

# 顾松园 医镜校注

上 册

原著·顾松园

校注·张景捷

GU SONG YUAN  
YI JING XIAO ZHU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# 顾松园医镜校注

上 册

原著·顾松园

校注·张景捷

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祖傳秘策

海世居人

藝文有  
一九五

## 前　　言

顾松园氏，清康熙年间人，曾供职太医院，学识渊博，操术精审，理论经验，均臻上乘。于是，摘《内经》、仲景之要义，选历代名医之精华，参以己见，历二十余年而著成《顾松园医镜》。全书共十六卷，分五大部类如下：

“本草必用”二卷，载常用要药二百七十三种，备述主治、性味、功用，尤详禁忌；

“脉法删繁”一卷，分“《内经》要语”、“先哲名言”、“持脉真诀”、“内景详解”、四节，主论脉法；

“灵素摘要”一卷，分摄生、阴阳、脏象、气味、治则、病机、运气诸节，论基础理论；

“格言汇纂”一卷，分“论治大纲”、“辨症大纲”两节，论临床纲要；

“症方发明”十一卷，详论常见病证、因、脉、治、方药，论后大多附有医案印证。

顾氏于当时滥用温热之弊，目击心伤，故力倡今人元气薄，外感尽属热，南方宜辛凉，老人多阴虚，其间虽饶有创见，亦不无激切之言。而其著论立法，辨症析疑，则平正允当，历验卓效。学者如能融会全书，自可尽窥顾氏攻补温凉之本旨，庶临床施治，各得其当，而无所偏废。

兹据河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本，将原竖排改为横排，原眉注亦改横排，以“米”为记，列于行间之左下角，页首于“米”下，详列所注内容，以便对照。并校勘错讹，废句读，用标点，加注释，间置商榷之见，以供读者参考。谬误之处，希予指正。  
张景捷  
1985年4月15日

## 献 稿 者 序

亘古以来，我国医学为民除疾，其功难量。然而，其间亦有秘本未泄于世，或年久失传者，既难纠其数，又难挽其损。吾先伯君顾讳延奇，早在天津行医二十余载，积累不少经验和妙诀，然遗留吾辈者，惟《顾松园医镜》一著，而又被吾视作珍宝，珍藏四十余年。至今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政策的感召下，群众思想觉悟大有提高，凡具一技之长，或持有验方、秘方者，纷纷公诸于世。吾年虽花甲，扪心有感，愿献先伯君遗传《顾松园医镜》抄本予人民出版社，推荐供医界研究参考，效益人类，此实吾终生大幸也。

《顾松园医镜》成稿于公历一七一八年，系吾顾氏祖传秘本。其中分：“本草必用”、二卷凡十部，“脉法删繁”、“灵素摘要”、“格言汇纂”各一卷凡十三部，“症方发明”十一卷凡五十五部。其特点：（一）遍择古今名医巨著之精华，通过实用，搜集成方；（二）病情、病原剖析透彻，药性交代清楚；（三）同症者，还宜时、宜地、宜人、宜性分别立方；（四）文字通俗，注解明确；（五）明医和初学医者，皆适用。

此部医著，经二百余年考验，读之，颇感浅显易懂；用之，则渊深不竭。至今，远祖顾讳松园毕生之结晶，始有焕发灼光之时，使吾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。

顾世培

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

## 校 订 者 序

世所见的医书，有这两种：一种是漫谈道理，少讲实用；一种是斤于方治，缺乏理论。其结果，前者流于空泛，使读意识散淡，难于循规师宗，成为纸上谈兵；后者囿于拘限，致学者思想狭隘，不能触类旁通，多犯削足适履之弊。这两种都不是完善的医书。顾氏身世史略慈云不甚详，不能妄为赞述。惟其手著医镜书稿，经慈云三番审阅，堪称有理论、有经验，分科多、眉目清，可资学习，可供参考之一书，更与民国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发行之顾氏医镜内容核对，其措辞之劲练，义理确当及补订之一百二十余处，原序三、跋，前书缺，等等根据，证明本稿为顾氏本人之修正稿，其内容精采扼要，醒豁透辟，较扫叶山房发行之本，实质上又提高了很多，其与程钟龄之《医学心悟》，傅青主之男女科，短章简编，说理浅薄者，不可同日语也。观其全著“本草必用”、“脉法删繁”、“灵素摘要”、“格言汇纂”与“症方发明等十六卷，均能申以卓见，参以名言，于证脉法方，典章俱备，信为辨证论治之较好医书。其于专症专论之后，列举病例，详述该症的误治正治经过情况，尤为临床症治的实际证验，予读者以现场观摩，则裨益认症施治的印象更深，这都是《顾松园医镜》中的独特处。近人沈仲圭的经验处方集，运动器病的痹症部分，推崇顾靖远对行、痛、着痹症的处方论治极为灵效，是证松园先生的医学著

述，非空泛无物者可比。慈云学验俱浅，不能攻玉他山，虽滥医林，愧无所长，但对松园先生之遗著医镜，尚能识其优，以为道即在是，故喜而为之序。

杨慈云序于河南省人民医院中医科

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

## 原序一

医之为道大矣！医之为任重矣！世之言医者甚夥，具曰予圣，及经治病，则动罹颠复，因是而叹明通者之难其人也。吾友松园顾君，系出巨族，颖异天生，年方午勺，铮铮鬱序，特以屡试数奇，未逢伯乐之顾，乃以明经就选。其言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致君行道，被泽于苍生，亦当济世立言，有功于造化。”遂择岐黃之术而为之肆力焉。寒暑靡间，寝食俱忘，不啻有人督促而为之者，二十年来如一日。夫以是道高矣！名著矣！彼虽不欲以斯术自见，然友之知其神而称其方者，户外之屢常满。其临症投剂，俱与俗下相悬殊，医弗能解，辄相谤之，然用卒奇中，亦未尝不心折之，遇险怪症必拱手而请质焉，松园往往起沉疴而生之，辄抚掌自快。曾供职御医院，旋以亲老归养，闭户著书，手辑医镜一编。其于“灵素摘要”、“内景详解”、“脉法删繁”则简而明；“本草必用”、“格言汇纂”则要而精；症方发明，则博而约，真业医之秘本，济世之宝鉴，医书中之罕见者也。行将达之彤庭，播之中外，跻斯民于寿域，传奕世以无穷，又安知圣天子不召对宣室，寄之重任，以展君之抱负也！勖其拭目以观之矣。

翰林院检讨充修纂明史官年家眷弟冯勣拜撰

## 原序二

古来医书，充栋汗牛，难以悉数。如近代王宇泰之《证治准绳》，薛立斋之十六种书，则学者苦其太繁，而有望洋之叹。李士材之必读，赵养葵之《医贯》等编，又嫌其太略，而有未备之憾。求其简而明，约而该，切于时用而必效者殆罕覩焉！松园顾君情深利济，究心医术，积学有年，纂述医镜一编，书成请余为序。余一为披阅，见其所集本草、内经、脉诀、症方诸卷，删繁去复，独存精要，加之注释，义极详明。真令医者续之，顿开胸中茅塞，病家见之，亦恍然致疾根原，应寒、应热、应补、应攻，不为庸俗所误。所谓简而明，约而该，切于时用而必效者，是书足以当之矣。余甚欢喜赞叹，而弁数言于首。

赐进士及第资政大夫

予告

经筵讲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二级年家眷侍生徐秉义拜撰

## 原序三

松翁顾公之于简，翁婿行也。简未遇时，吾父楚皋公与金陵赞先符公订姻娅。先是松翁弱冠，尝与符公有车笠之盟。后别二十年，符公客歿粤东，无子有女二，一归简尚未婚也，时孤露南中，吾父悯其母女无依，迎来吴郡。一女为养媳。壬午秋闱，简幸得隽，与松翁往来颇厚，谈及符公，为之慨然曰：此吾故人女也，子尚未成姻，一切装赠，我当少助万一。简于时心服其高义凌云，而德施难忘也。予不得事符公，视松翁又一符公矣，因以舅视松翁，松翁即以婿视简。因得与嗣子宰为内兄弟，盖异姓而同怀不是过也。适见内弟所钞撮医镜一书，相与反复展玩，大有会悟，乃知翁之用心忠厚，视嗣子如所生，故视嗣女婿如己出。情至之人，天伦不薄，仁厚之意，遍济群生，宜其竭心力以活人，不肯作时下庸医所为，故其书之详审精密，至再至三改纂数四而后成也。简忝职守府，莅属东省，偶尔遘疾，以王事靡盬，力疲奔命，延医诊治，如水投石，几致身陨，凡一年有余乃痊。特附家邮，达吾翁烦吾嗣内弟，速录成书达东省，可以济活万人，而吾岳翁一生苦心及吾内弟积年钞撮之成劳两无负乎！先草叙言一篇于翁自序之后，并以俟当代有识有力名公卿大人，以赞成刊刻之举，福祉永无极云耳。时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嗣婿程简拜序于山东之官廨

### 三自序

古圣王尝百草，著医书，而于万政之余，不肯自暇逸为劳者，诚以民生为大，而医事为重也。周礼以医事隶于六官，以保王躬，掌民疾，且命医为师，俾出政令，班固汉书，以医并于神仙，其职责，其道尊，故其时神良辈出，若周之长桑扁鹊①，汉之华陀仲景②，俱表表在人耳目间。自兹而降，上祇视为奉御之名，下直比于艺术之流，学士大夫，多所弗讲，而业儒不成者，即粗疏方书③，遂号为医，竟借以为肥家之生计，盛盛虚④虚，而遗人夭殃，致邪失正⑤，而绝人长命，医学之荒也，由来久矣。虽唐宋以来，不乏哲人，然究寥寥易数。推其过，总由不学之咎。然学儒之读书也易，学医之读书也难，儒书则一定之可循，医书则多岐之易炫。儒之书，孔孟之书也，夫人而知读之矣，弗敢违也，医之书，炎黄之书⑥也，亦夫人而言读之矣，而卒弗读也，何则？文辞古雅，理道渊深，难以解悟，故庸浅之流，望而蹙额，一见药性赋及症方歌诀⑦等书，便奉为灵宝，不知入门一错，误已误人，少年不学，老大徒伤，追悔何及。而好高之辈，又辄自称读金匮书，遵仲景法，偏执不化，疗病投剂，务必争奇求异，是好高偏执之杀人，与庸浅不学之杀人等耳。故张、刘、李、朱⑧本医之四大家也，其所著书，不过补前人之未备，而自成一家之言。即诸家各有所发明，亦补前人之未备者居多。是以赵⑨氏云：读伤寒书，

而不读东垣书，则内伤不明，而杀人多矣，读东垣书，而不读丹溪书，则阴虚不明，而杀人多矣，读丹溪书，而不读薛氏<sup>⑩</sup>医书，则真阴真阳不明，而杀人亦多矣。故医而不精深孔孟之理，洞彻炎黄之义，广征诸子，遍考百家，融会贯通，活泼治病，而欲求如桴鼓响应，犹拔刺雪污，称为工巧神圣，必无之事，熟云医为小道，而可易视为哉。闻之张长沙<sup>⑪</sup>云：居世之士，曾不留心医术，上疗君亲，下救贫贱，中以保身，但逐荣利，企踵权豪，卒遇非常，身居死地，百年寿命，委付凡流，岂不危哉！玄晏<sup>⑫</sup>云：人受先人之体，有八尺之躯，而不知医事，此所谓游魂耳，虽有忠孝之心，慈惠之性，君父危困，赤子涂地，无以济之，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，尽其理也。予有感于二氏之言，因思古人有不为良相定作良医之语，因遂慨然而叹，谓可以侍君，可以养亲，可以济世，可以全生，可以成名者，庶几有熊氏<sup>⑬</sup>之风乎？遂毅然自奋，二十年来夙兴夜寐，殚炎黄之奥，究仲景之秘，渔猎方书，搜罗医案，忝得萤明。乃辑本草必用，脉法删繁，内景图解，灵素摘要，格言汇纂，症方发明，分为一十六卷，统名医镜，俱以岐黄仲景为经，诸子百家为纬，言言采其金石，字字摘其珠玑，明剖疾病之情，悉合时地之宜，俾庸浅者读之，则易为领略，好高者省之，遂难施险僻。更望当世巨公，慧眼品题，互相倡导，以挽颓风，使人皆得尽其天年，不负古圣王垂教之仁慈，是则余之大快也，而亦苍生之大幸也。

吴门顾靖远松园甫

## 注 释

(1) 长桑扁鹊：长桑，即长桑君，战国时医家，名医扁鹊之师。扁鹊，原名秦越人，战国时著名医家。渤海鄚郡（今河北任丘）人。精脉诊、通各科，医名甚著。现存《难经》即后人托名秦越人的作品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2) 华佗仲景：华佗，字元化，东汉后期杰出外科学家。精擅各科，外科造诣尤深。创用酒服“麻沸散”进行全身麻醉，并多次进行剖腹手术；创《五禽戏》，为我国体育疗法之先驱；创“华佗夹脊穴”，临床疗效显著，历代沿用不衰。著作均佚，《中脏经》乃后人伪托。仲景，张机，字仲景，南阳涅郡（今河南南阳）人。东汉后期杰出医学家，生平治学严谨，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”著《伤寒杂病论》创六经、八纲辨证及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补、清、泄等治疗法则，为中医学辨证施治奠定基础。本书经后人整理，析为《伤寒论》及《金匮要略》二书，乃中医学重要经典。后世尊之为医圣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3) 粗獏方书：獏，音猎，践踏、逾越的意思。方书，即医书。全句乃粗读医书，不求甚解之意。（参《辞源》）

(4) 盛盛虚虚：实证用补为盛盛，虚证用泻为虚虚。

(5) 致邪失正：助长病邪，耗伤正气。

(6) 炎黄之书：炎，指炎帝神农氏，作《神农本草经》。黄，指黄帝，与其臣岐伯等作《黄帝内经》。二书为

中医学最早的经典著作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（7）药性赋、证方歌诀：历代不少医家，将药性证方编为歌诀，便于记诵，其推广医学之功，未可抹杀，但学者不宜以此满足，不求深造。

（8）张刘李朱：张，张从正，字子和，自号戴人，睢州考城（今河南睢县、兰考一带）人。金元四大家之一。主张急驱外邪，用药偏寒凉，主攻破，对汗、吐、下三法，颇多发挥，世称攻下派。著有《儒门事亲》行世。刘，刘完素，字守真，自号通玄处士，人称刘河间。河间（今河北河间）人。金元四大家之一。治病多采降心火，滋肾水，善用寒凉，世称寒凉派。著有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、《宣明方论》等。李，李杲，字明之，自号东垣老人，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人，金元四大家之一。认为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。创“内伤学说”，制“补中益气”、“升阳益胃”等新方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。著有《脾胃论》、《内外感辨惑论》、《医学发明》等。朱，朱震享，字彦修，又称丹溪，婺州义乌（今浙江义乌）人，金元四大家之一。倡“阳有余，阴不足”论。治病善用“滋阴降火”，后世称滋阴派。著有《丹溪心法》、《格致余论》等。其学术思想在日本等国也有较大的影响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（9）赵氏：赵献可，字养葵，明代医家。推崇薛己，发挥命门学说，强调养命门之火。治病主用六味丸、八味丸。理论上具有一定片面性，颇为后世学者（如徐灵胎等）所指责。《医贯》六卷为其代表作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10) 薛氏：薛己，字新甫，号立斋，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明代医家。曾任太医院史。薛氏世业医，通晓各科，尤精疡医。主张治病务求本源，倡导补益真阴真阳。著有《薛氏医案二十四种行世》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(4) 张长沙：因张机（仲景）曾官长沙太守，故又称张长沙。（见《辞源》）

(5) 玄晏：皇甫谧，字士安，原名静，自号玄晏先生。安定朝那（今甘肃灵台）人。魏晋时著名针灸家，撰《针灸甲乙经》，对针灸学发展有很大影响。（见《中医大辞典·医史文献分册》）

⑥有熊氏：黄帝又号有熊氏。（见《辞源》）

# 医道积习通弊论

吴门花洲松园顾靖远

尝闻伊川先生①有言：士生斯世，而无功德及物，乃是天地间一蠹②耳。因思范文正公③云：愿达则为良相，穷则为良医。噫！大丈夫之不遇于时者，庶几有熊氏之风乎？然有志而未逮也。居无何，先人患热症，病甚笃，遍求医。有荐者曰：某良工也，某士行也，急延之。有毁者曰：某贱工也，某不行也，遂舍之。自主补之议皆曰高，而参、术之药入；自主泻之言俱称是，而硝、黄之剂投；自主热之论共赞出奇，而附、桂之方用；自主寒之说金云有理，而芩、连之汤进。薰莸④莫辨，是非弗知，卒枉死于药，为终天恨，此不知医之祸也。于是奋志医学，诵灵素，读金匱，探百家之菁英。究诸药之功能，思起天下后世，沉疴残疾，而生全之，以稍偿百身莫赎之罪，岂为借区区一刀圭之⑤术，以鸣一乡行一时哉！故不惮劳耗体，三十年来，焚膏继晷，孜孜屹屹，纂述医镜医要二编，冀振颓风，家贫剖劂⑥不克以自任，徒赍志⑦莫伸云尔。窃念今日——

医学舛谬疲癃⑧每多涂炭，苟无人焉起而正之，将误天下苍生者何时而已耶！吾郡最称人材之薮，其间通经论，识时务，出类拔萃者匪少，或独善己身而不言者有之，或恐招众谤而不言者有之，吁！余何人斯，而敢为正医道之得失哉！

\*积习既久，恐言不激切，则听者弗察，知者谅之。

\*辨证用药治法，评在温热病门。

---

余思之，余再思之，设亦钳其口，结其舌，其自为计则得矣，如有救苍生天枉之心，则不能矣。余之更为此论也，急欲以明道，盖不得已也。昔贾洛阳⑨治安策，言当年时势，可为痛哭长叹息。余谓今时医道之弊，有可为痛哭者三，可为长叹息者二，请试言之。如冬月正伤寒，世宗仲景韪矣，而不知仲景生于汉时，风气犹厚，居于北土，地高严寒。故其发表俱用辛热重剂；若在南方，寒不甚严，去古渐远，元气渐薄，凡用表散，只宜辛温轻剂；其春温夏热之解表，则宜辛凉辛寒之品，其法则可师，而其药不可泥，非违仲景也，变而通之，以从时地⑩也。许学士⑪云：吾读仲景书，宗仲景法，未尝专用仲景方。景岳⑫云：余治伤寒，多非本门正方，随手辄应。斯真善学仲景者也。嘉言⑬论仲景伤寒篇中，所载辛热诸方，多为误汗吐下，故不得已而从权暂用以回阳，辨之甚明，人不细审，见为成法，转相效尤，甚至春夏秋三时外感症中，亦恣用无忌。大概病家，辄称感风寒，受寒湿，见用温热，则情投意合；更于酷暑时令，闭窗下帷，和衣复被，致病者躁扰无奈，欲饮冷水，欲投入井，反谓阴躁，禁与寒凉，因枉其生，展转戕害，尚不觉悟而不改过，乃犹沮他医之寒药，岂不愚哉！嗟夫！温热瘟疫等病，皆热症也，从无感寒，阴自何来。即传经伤寒，亦系热病，虽传三阴，名为阴分，总属热邪，均宜清解为⑭主，有下症者则下之，与严冬寒邪，即直中少阴肾经而为阴症，应用干姜、附桂者万万不同。嘉言明有阳症忽变阴厥，万中无一，